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三

四



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五

起開建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難索隱曰字娥姁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

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于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

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非劉氏而王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說讀曰悅

問左丞相

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

呂無所不可

王于況翻

太后喜罷朝

朝直連翻

王陵讓陳平絳侯

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邪

啖所甲翻小啜也索隱引鄒氏音使接翻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

背蒲

翻妹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

爭

謂當朝廷而諫諍

臣不如君金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

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

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

此時尚右

故陳平自左丞相連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

治直

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郎中令監古銜翻

食

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

隱王謀乃抵堯罪

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謚隱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

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為于偽翻

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

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

主呂后吏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

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臨泗侯班表以後父賜號

索隱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為侯國予據班志呂縣屬楚國

今武

諶也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秦為威虐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

妖言故皆除之

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

謚公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

侯

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

朝為軹侯

軹縣屬河內郡

武為壺關侯

壺關縣屬上黨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

疑為恒山王

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從王趙今以封彊恒山郡本屬趙國今割以封不疑恒山登翻

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

風讀曰諷漢書惠景間侯者表及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

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思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註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

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

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之胎索隱曰鄭鄒並音怡漢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酈侯今從史記本紀

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禮子五月丙申趙王宮叢

臺災

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子不疑為恒

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恒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呂台產祿

通為王二年不疑堯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為王二年
皆堯蓋史記年表堯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其實
二人皆以二年堯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為王亦誤也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

都道山崩

羌道班志縣屬隴西郡武帝時為縣
漢志縣雜蠻夷曰道武帝置武都郡

夏五

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

朱虛侯

班志東漢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
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

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
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遊故虛故
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索隱虛音墟考
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

今入

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妻千細翻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恒山哀王登嗣

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衡更工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班志江水出蜀郡南

至江都入海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班志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註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水經則以為沔漾異源漾出隴西氐

道嶧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津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

庾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即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南至沙羨縣入江予據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於江則漢水源出於漾據水經則漾會於涪沔入於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水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即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

秋

星書見

見賢通訓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

班志伊水出弘農郡

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荀渠山酈道元註即麓大冢陵壘互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東北至河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南鞏縣入河

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遶潁川之郊定陵鄧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於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

班志昌平縣屬

上谷郡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頊為臨光侯

嬰音須

少

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

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彊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

乃出言曰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

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

語牛踞翻

今皇帝病久不已

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

治直翻

其代之群臣皆頓首

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

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

更名曰弘

更工衡翻

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

侯朝為恒山王

恒戶登翻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

窋張律翻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

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

南越

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

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

自為功也

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并王于況翻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湯曰吾

武甚自號曰武王佗曰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武王乎聖人者入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

謂文王為寧王耳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發兵攻長沙

敗數縣而去

敗補遺翻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

武為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令戍

卒歲更

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衛翻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

嘉台之子也二年台

薨嘉嗣處

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台諡曰肅

春星晝

見見賢通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

為東牟侯

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

亦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

行五分錢

應劭

曰所謂

宣平侯張敖卒

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

英錢者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

賜謚曰魯元王

張敖本嗣

父耳爵為趙王貫高之謀發敖廢為宣平侯仍尚魯元公主及惠帝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敖之

卒也因公主而賜謚曰魯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

后召趙幽王友

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

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名趙王趙王至置邸

不得見

言置之趙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丁禮翻令

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捕其饋者以罪論之

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

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

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

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為濟川王

四年封太為昌

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誤以平字在上濟川即濟南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時太平初未嘗之國濟子禮翻

呂頴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

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丘應劭曰

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菑營陵皆故營丘地括地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

從才用翻下同

齊

人田生為之說大謂者張卿曰

張卿即前大謂者張釋也說式芮翻

諸呂

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

太后王之

長知兩翻王于況翻

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

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

秦滅齊以瀕海之地置琅

邪郡漢因之

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鳳大臣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

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非始封趙於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必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

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

樂音洛

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

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從才用翻

趙王不得自恣王

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

勝音

升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

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

恢以愛姬之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

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

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將即亮翻種章勇翻下其

種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

后許之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師古曰穡種也穡種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以斥諸呂也穡音冀

去先呂翻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

也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

彊

為于偽翻下同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

深念

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其方策

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

見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座平方深思不覺其至坐袒卧翻

陸生曰何念之

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揣初委翻度也

陸生曰足下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

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

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

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吾言

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戲押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班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舊都

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

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樂

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

遺于季翻

太后使使告代王

高祖七年立子恒為代王

欲徙王趙

王于況翻

代王謝

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

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

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高祖初封盧綰於燕綰入匈奴乃立建為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

子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後漢避瑒帝諱改曰

林慮慮

音閭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

東平地名

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祓

還過軹道

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祓音廢又敷勿翻

見物如蒼犬攖太后掖

師古曰攖謂拘持之也攖音戰拘居足翻掖與服同

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

為崇

崇雖遠翻神禍也鬼屬也

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

年少孤弱

偃張敖子為于偽翻

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

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

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鄉余據

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

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

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

閼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閼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

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

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

掌徵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丞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
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
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
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
門衛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
衛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太后誠
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

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
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

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

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考異曰史記將相表
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

太傳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傳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歷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郎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

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

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內史

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

分漢內史為左右後又更右為京兆尹左為馮翊中尉
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
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
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
封黎侯見功臣表召與邵同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
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

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

符驗也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
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

之圭璋從簡易也予據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
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
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三年之前何緣有虎符發兵
班史于文紀三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汰去國相

二字溫公則但書勅語於此而
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勅請

為君將兵衛王

為子
為翻

召平信之勅既將兵遂圍相府召

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

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

琅邪王劉澤也
三年割齊琅邪

封之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

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言澤自高
帝時為將

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

臨菑即古營
丘齊國所都

琅邪王信

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

國兵并將之

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澤與齊王合謀蓋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

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

琅邪王詭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

也當立

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兩翻下同

今諸大臣狐疑

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寔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

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

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

濟南

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卒產嗣封

遺諸侯王書

遺于季翻

陳諸呂之罪欲

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

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

班志曲周縣屬

廣平國

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

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

劉氏所立九王

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琅邪王澤劉氏疏屬

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惠帝子說式芮翻

呂氏所立三王

梁王呂產

趙王呂祿燕王呂通也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

屬之欲
翻下同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

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而王于
況翻

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

嬃呂后之
妹樊噲之

妻於祿姑也
過工未翻

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

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

考異
曰史記

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
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歷推之下八月當為九月

平陽

侯密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

齊來

姓諸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賈城子孫以國為氏又晉大夫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邑為氏

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數所具翻具以

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鄉欲誅諸

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謂之合從也從子容翻

且趣產急入宮

趣讀曰促

平陽侯

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

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張

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

侯貢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內

勃北軍內

讀曰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

扶復

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

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

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

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翻酈

氏注覲禮云凡為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

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

虛侯監軍門

監古
衛翻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平陽侯時為御史大夫益將丞相之命以告衛尉使毋納產也

呂產不知呂

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

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

語牛
倨翻

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

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

予讀
日與

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

舖時

申時食為舖
舖奔誤翻

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如淳曰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

宮中從才用翻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

勞力到翻

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

馳走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

更工衛翻

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

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分扶問翻

辛酉捕斬呂祿而答

殺呂頊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

王王梁

呂產既誅故從太王梁

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

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

乎因退立股戰而栗

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股脚也戰

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

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

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

言寄與祿友善說說之出

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

父為功臣而又執刼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諒存君親

可也

師古曰周勃刼其父令其子行說予謂刼者刼質也蓋刼寄父商為質諭以不行說祿將殺之

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固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緩急先後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

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

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

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長知兩翻下同

不如視諸王最賢

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

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

幾居衣翻

今齊王舅駟鈞虎而

冠

言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

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

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最

長也見賢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戰國已有之風俗通衛有賢人薄疑

且立長固

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

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

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

之欲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

索隱曰漢書作喋音跖下牒翻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

盟軟事廣雅曰喋履也于據類篇噍字有色甲色洽二

翻既從噍字音義當與軟同若從喋字則有履之義公

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

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

位者劉氏也

卒子恤翻下同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

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

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

下平磐據地面不可得而移
動故以為喻也王于況翻

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一呼

呼火故翻

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

為于

偽翻使如字

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

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疆

淮陽史記作淮南當從之

方今高帝子

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

長知兩翻

賢聖仁孝聞於天下

問音

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筮曰

卦卜者以荊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

度服

曰庚庚橫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壇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又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穎達曰兆者龜之疊圻繇者

卜之文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

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

為于偽謂

薄昭還報曰信矣毋

可疑者

毋與無通

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

參乘

師古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

張武等六

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

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括地志高陵

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從才用翻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

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

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

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

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

進曰願請問

包愷曰問音問言欲向空闊處師古曰問客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客暇之頃當有所

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

上時掌翻

代王謝曰至代邸而

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群臣從至邸

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

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

長知兩翻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

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

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
即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
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
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

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為南鄉坐可乎鄉讀曰

嚮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

臣無功請得除宮

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

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蓋有所屏除也

乃與太僕汝陰侯

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

左右執戟者掎兵罷去

掎芳遇翻類篇曰頓也

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

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謁者封建陵侯者釋本宦

者故燕是官去羌呂翻

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康曰天子以下為家不

以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康
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
解之漢乘輿之制輪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
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軌左右吉陽蒲鸞雀立衡旗
文畫輶羽蓋畢蚤建大旗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
象鑣鏤錫金鍍方釳挿翟尾米兼繁纓赤罽易茸金就
十有二左蠡以聲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軌上大如斗此
即法駕大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
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職為太僕
與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
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
車即魏晉間小輿也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

出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

漢官儀天子
鹵簿有大駕

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駢乘屬車八十一乘
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

侍中駟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
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駟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
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轆飛轆轂外
復有轂施轆具外復設轆銅貫其中飛轆以赤油為之
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轆金金薄繆龍為輿倚
較較在箱上檣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檣
文畫轆翠羽益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檣末建太常
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為又髦挿
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王路之制應
劬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又
五色安車五色文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車施八鸞餘
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
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
簿者道車五乘旂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取在
前試橋道宗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路制
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

報

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郎謁者皆執戟以宿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郎郎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

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

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

衛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

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驃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景武

之後方有其官衛將軍則始置于此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行謂衆行也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

行下更翻

於郎

分扶問翻

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漢之子孫以為功莫盛於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泯矣謚法經緯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

為趙王

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

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祿祿誅乃復封友長子遂為趙

王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勅功不如臣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

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

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呂后封呂台為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傳益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

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上禮勃甚恭其罷朝也常目送

之待其既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

郎中安陵袁盎諫曰

安陵屬右扶風惠帝

所起陵邑按姓譜棘表爰三姓皆出陳棘濤塗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書作袁盎則表爰通也

諸呂悖

逆大臣相與共誅之

悖蒲內翻

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

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

也如似

陛下謙讓臣主失

禮竊為陛下弗取也

為于偽翻下同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

治直吏翻

今犯法已論而使無

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

帑諸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

春正

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

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于是重吾不

德也其安之

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

有司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

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

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優

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

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

釋舍也宜建謂嗣也

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

師古曰不當更議

子啟最長

啟景帝名長知兩翻

純厚慈仁請建以

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

春秋之法

母以子貴風俗通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

皇后清河觀

津人

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有弟廣國

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衛縣東北

有弟廣國

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

傳直德翻

聞竇后立乃上

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

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縣讀曰懸

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

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為于偽翻
行下孟翻

竇長

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觀絳灌所
以處二竇

後世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古師

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又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吐戴翻

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

稟鬻米者

稟給也鬻讀曰粥之六翻廉也

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

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長知兩翻不

滿九十嗇夫令史致

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

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

史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

說都吏今督都吏是也問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其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行下孟翻稱尺證翻

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

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

前

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旂雲罕鳳凰闕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

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為車衡上屬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輅所載也

在後

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駕屬

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屬車皆半蓋黃裏師古曰屬之欲翻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帝既施

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

武侯

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

帝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直朝

連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

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廷尉掌刑辟故決獄當問之

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

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出入當問之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大司農

上曰苟

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

下

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駭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奴

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

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

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

對邪

彊其兩翻

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

處尊位

說武尚翻處昌呂翻

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

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

專為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

事見高后七年

會暑濕士卒

大疫兵不能隄領

師古曰隄與踰同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

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遺于季翻下同

曰唐黨州古西甌所居也漢屬鬱林郡界路越也唐責
州鬱平縣古西甌路越所居漢為鬱林廣鬱縣地又潘
州亦西甌路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
林軍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
曰西甌者即路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交
趾有路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路侯諸縣自名
為路將銅印青綾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路侯自
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
使典主交趾九真

二郡即甌路也

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

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

為于偽翻

歲時奉祀

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

復扶又翻

賜佗

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

棄外奉北藩

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

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佗真定人親昆弟皆在真定故來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

兩將軍屯於長沙以備之遣手李翻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博陽齊地高祖功臣

表有博陽侯陳渾蓋於此時為將軍也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

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

人存問脩治先人冢

治直之翻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

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

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

以介長沙土也

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

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

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

南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

亡與無同乘繩證翻

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

師古曰彼此共棄故曰分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

賈至南越

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

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

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

去羌呂翻

因為書稱蠻夷

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長知兩翻下同

曰老

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

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

蠻夷

列彼

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

以越為蠻

夷故曰蠻夷越

即予予牡毋予牝

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恐其蓄息故不予牝

老夫

處僻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昌呂翻下同

自以祭祀不

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

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

論

師古曰風聞謂風聲傳聞也誅論者以罪論死也壞音怪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

振於漢

言為漢所貶削不得振起也

外亡以自高異

亡讀曰無

故更號為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

更工衡翻

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

去羌呂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

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

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

曼之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

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

改號不敢為帝矣 齊哀王襄薨

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上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守式又翻治且吏翻

召以為廷尉吳

公薦洛陽人賈誼

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

帝召以為博士

班表博士秦官

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貢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貢十二人屬奉常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

言其贍於文辭而博識也

一歲中

超遷至太中大夫

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貢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中令

賈生

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正朔

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繼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尚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誼之說雖未為盡醇而其志則可尚矣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詔列侯各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留余謂當時如

周勃者是也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癸卯晦日有

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啟

告朕

句音巧乙也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賢良方正之舉昉此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省所景翻

減也繇讀曰徭役也

罷衛將軍

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這一軍字耳

太僕見馬遺財足

餘皆以給傳置

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遺留也財與纔同少也僅也言減見在之

馬所留財足充事而已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應翻

賴陰侯騎賈山

賴陰侯灌嬰也

騎者益在侯家為騎從也

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

折而設翻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

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

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

惡為路翻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賁音奔

如此則人

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周爵五等而土

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

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以九州之民

周改禹貢徐曰千八百國者舉成數也

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職方氏所掌曰

養千八

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勝其求

罷讀曰疲勝音升

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

獵之娛

弋羊職翻繳射也

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

其後嗣世世無窮

度徒洛翻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

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亡輔弼之臣

亡古無字通

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

諛合苟容

道讀曰導言為諛諛導迎主意納之於邪也諛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

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

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

壞如水之潰也

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

天下皆訢訢焉

訢讀曰欣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

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

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

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

侍中常侍皆加官

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百官之墮於事也

解讀曰懈弛武氏翻放也隨與情同

陛下即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說讀曰悅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

瘡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

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少詩召翻

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

聞音問後以義推

四方鄉風

鄉讀曰嚮

而從豪俊

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

宴與讀曰豫

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方謂蕪陽也

則羣臣

莫敢不正身脩行

行下孟翻

盡心以稱大禮夫士脩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稱尺證翻壞音怪

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

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

樂音洛朝

直遙翻下同

軌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居消翻

上嘉納其言上

每朝郎從官上書疏

從才用翻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

班志霸陵縣屬

京兆故芷陽也帝起陵邑因更名

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表益騎並車

擎轡

並蒲浪翻擎與攬同魯敢翻

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

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

徼工堯翻

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

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表益引卻慎夫人

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益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侍之故得引卻慎夫人坐

也坐徂卧翻慎姓也古有慎到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

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

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

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偽翻陛下獨不

見人燕乎人燕事見上卷惠帝元年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名語慎夫人

語牛居翻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賈誼說上曰管子曰管子

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

亡古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勿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治天下至纖至

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

殘也

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衆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

淫侈

之俗日日以長

長知兩翻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

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

孟康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字本作愛此通用振舉也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靡讀曰廉散也

天下財產何得不

廢

廢音厭傾竭也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

幾居衣翻

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

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如淳曰賣爵級又賣

子也余謂請賣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徵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

自活至既聞耳矣

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

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

是而上不驚者

阡危欲墜之意阡音閭又丁念翻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

也

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熟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

禹湯被之矣

被皮義翻

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

卒讀曰猝

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衡讀曰橫

罷夫羸老易子斂其骨

罷讀曰疲斂五巧翻齧也

政治未畢通也

治直吏翻

遠方之能僭擬者並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

之大命也

貯丁呂翻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毆與驅同著直略翻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樂音洛

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廩與廩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

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
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也
竊為陛下惜之
為于偽翻

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

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典籍
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

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
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

藉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則
藉非假借明矣瓚說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藉在亦翻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

辟彊為河間王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

闕彊讀曰疆闕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
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熾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

又分河間以王

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

北王

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章與居二人皆悼惠王子濟子禮翻

然後立皇子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

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旌下

言誹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

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憲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

因以為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

賁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
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詆言令猶有詆言罪則是中

間重設此條詆與妖同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

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

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

諡法合善典法曰敬

資治通鑑卷十三

資治通鑑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六

起闕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

事見上年

或辭未行丞相朕

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為于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

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漢承秦制

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

且兵柄難以輕屬也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

謚法由義而濟曰景者意大應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

娠音身

及

貫高事發

見十二卷高祖九年

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蕪

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

食其音異基

呂后妬弗肯白美人

已生子恚即自殺

恚於避翻

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

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

見十二卷高祖

十一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

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

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

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直朝

遙翻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

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

者魏敬到之從才用翻到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

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

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淮為

南王謀反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

廢張本

反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

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
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衛青

所奪皆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

蔡邕曰天

是地也

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

蔡邕曰天

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
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

數或賜曰祖之幸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
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

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紫紆曲
折財通車軌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

嶺沈敏求長安志雲陽縣磨石嶺山有甘泉

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

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此中尉所掌材

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罷也

右賢王走出塞上自

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

民三歲租

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

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鉤

留

游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

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王于況
朝下以

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事見上卷
召后八年

故絀

其功

絀敕律翻
駁下也

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

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行兵行擊
匈奴之兵

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

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

應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
古非之余據新歟傳則棘蒲趙

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
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

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緒賀皆高
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
云申緒方強韋昭
注緒出於姒姓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者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

詔曰與緒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

降戶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初南陽張釋之為

騎郎

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曰車郎主騎曰騎

郎主戶衛曰戶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

十年不得調

調徒釣翻遲也

欲免歸表

益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

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

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園

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錄禽獸之大數也

十餘問尉

左右視盡不能對

益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

對非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

觀其能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虎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口對響應無窮者

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

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言其材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蟬多賴故不使起揚賴才

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

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長知

兩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

上復

曰長者

復扶又翻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

音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楊

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聿釋名筆迷也迷事而書之也爭以

亟疾苛察相高

亟居力翻急也

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

陵遲至於土崩

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遠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類

替若丘陵之漸平也

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

錯七故翻後以義推

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

名釋之參乘

參繩證翻

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

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

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勅戶聚翻又戶得翻薄太后聞之

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

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

國之上卿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

北山石為椁用紆絮斷陳漆其間

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斷

絮以漆著其間也紆竹呂翻康曰紆篠屬細者為絳麤者為紆陸璣草木疏曰紆以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紆今南越紆布皆用此麻篠口類翻斷側略翻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錮音固治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

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

者故無憂戚也。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中

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

乘繩證翻

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屬之欲翻下同釋

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

刑罰，奏當一應郡國獻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也。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上怒

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

下廷尉嫁翻

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

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錯七故翻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

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得言捕得也坐

徂臥翻

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

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

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

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

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然以逆順為差

如淳曰罪等俱應死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等級

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杯土

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杯謂以手掬之也

杯步侯翻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賴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御

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

蒼好書博聞尤

邃律歷

好吟到翻

上召河東守季布

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

欲以為

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

應劭曰使酒酤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

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新詞

至留邸一月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

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李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謂妄言

其賢故云欺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

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譽音余去羌呂翻

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議以賈誼任

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

少詩照翻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

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

絳侯周勃

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

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行下孟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以見之

義被皮翻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

上時掌翻下退

據翻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

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

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

牘木簡也

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章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韋昭曰尚奉也

不敢言娶也

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

絮提帝曰

應劭曰冒絮陌頽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恚遣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擎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

呂綰皇帝璽

綰烏版翻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

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

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非惻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

秦半兩錢重如其文

高祖嫌

其重難用更鑄英錢

更二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英音頰杜佑曰英錢如榆莢重一

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即應劭所謂五分錢

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

四月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

最輕小者是也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

師古曰雇租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

敢雜以鉛鐵

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散雜為巧則不可得

贏

師古曰散謂亂雜也。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散音文。

而散之甚微為

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散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

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散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

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

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

各隱

屏而鑄作

屏必耶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鞠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

以為論奏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為斷法
四君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也

乃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

彭榜音

夫縣法以誘民

縣讀曰懸謂開立之

使入陷阱孰多於此

古師

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

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

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或用重錢平

稱不受

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

錢與美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

郡縣不同也師古曰

法錢不立

師古曰依法之錢也

吏急而壹之

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

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

者日蕃

勝音升鄉讀曰嚮蕃扶元翻

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

五穀不為多

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穀不為多為于偽翻

善人怵而為姦

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

怵先律翻又音黠誘

也言動心於為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

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

師古曰令謂法

也令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

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銅布於天

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

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

兩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

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

唐榮經即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招致

漢嚴道也

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

饒足

史言吳以強富致叛

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

國

事見上卷二年

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

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故代國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華讀如花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

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

王國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千石

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

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

辜及爵人至關內侯

關內侯爵第十九爵自上出非侯王所擅

數上書不遜

順數所

帝重自切責之

師古曰重難也

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

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

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

高祖兄仲也蓋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廢為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

頃音

王不說

說讀曰悅

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開姓也

諸衛公子開方之後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

谷口

師古曰輦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

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

北四十里乘繩證翻北令人使閼越匈奴事覺有司治

之下使疏吏翻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

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

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

邛郵置名師古曰邛行書之舍

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

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

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

曰嚴道勿王于况翻處昌呂翻邛渠客翻郵音尤盡

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

傳直應翻下同

袁盎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

為于偽翻相息亮翻

以故致

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卒讀

曰猝又音于恤翻終也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

今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

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

傳至雍

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

雍令發封以死聞

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

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

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

南王

卒子恤翻

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

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

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親稱尺證翻下同

漢邊吏侵侮

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

索隱曰難支匈奴將

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

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

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

氏音支降戶江翻

樓蘭烏孫呼揭

樓蘭國在

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

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

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獼猴是其種

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

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

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

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

北也師古曰獨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犂及其旁

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

并

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其近

新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

王之志也漢興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倍蒲妹翻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

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

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

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

中行姓說名中行本

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

兩強其翻

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

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

繒帛

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

之衆將盡
歸於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

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去丘呂
翻棄也

以示不

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
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

於是說教

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

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遺于
季翻

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

訾將此
翻毀也

中

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

易以
政翻

君臣簡可久

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

種章
勇翻

今中

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

此類也嗟土室之人

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

人師古曰嗟者歎慙之言

顧無多辭喋喋佔佔

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

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占謂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糒令

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

何

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

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蓋之蓋蹂人九翻

梁

太傅賈誼

諡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

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

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

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背蒲妹翻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

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治直吏翻下同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

厝千故翻置也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

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孰古熟字通用

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心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樂音

洛

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

亡古無字通

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

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鄭氏曰今建立

國泰大其執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詵是

下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

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親弟謂淮

南厲王長謀反親凡之子謂齊悼惠王今吳又見告矣

子齊北王興居欲西擊榮陽鄉讀曰需如淳曰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

德澤有加焉孟行下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齊北當文帝

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衆是然而天下少

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冠古玩翻血氣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萑操刀必割

孟康曰萑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萑也臣瓚

曰太公曰日中不萑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萑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

順而全安甚易

易以政翻

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

剄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到割頸也墮許規翻到工頂翻

豈有異

秦之季世虐

虐古乎字

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

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

徵證驗也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

處昌呂翻

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

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寢完勢疏

而最忠

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

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

王欲臣子勿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道臻魚翻蓋也醢呼改翻肉醬

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
遵禮義也少詩治翻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

分扶
問翻

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須待
也

一寸之地一

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亡古無字
通下同

誠以定治而已如此

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
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子未坐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值朝直遙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陸

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

瘡上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

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無

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丑六翻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

瘡也又苦蹠盤師古曰蹠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盤古戾字言足蹠反戾

不可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

於文帝為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為親兄子從才用翻

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

安天下偪古逼字

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蹠盤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

縣古懸字通下同

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繒以奉之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

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

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

之身白衣卓綈

綈徒美翻厚繒也衣於既翻下能衣同

而富民墻屋被文

繡

被皮翻

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

師古曰緣

受絹翻孽庶賤者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

分扶問翻

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耰摩田器言

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

母取箕帚立而誅語

服虔曰誅

猶罵也張晏曰誅詰讓也許音碎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師古曰哺飢也言婦抱其子而

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婦姑不相說

說讀曰悅則反脣而

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矣翻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

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者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

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者古嗜字通用

今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

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

慮大率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

師古曰恬安也徒黠翻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

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鄉讀曰嚮

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

札篋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類翻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下惜之

偽翻為于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

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

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緇騶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

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遠于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

師古曰乃始也

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

見之南郊

齊讀曰齋見戶電翻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

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

之擗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

保為三少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去羌呂翻行下孟翻

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耻之事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

割鼻也 胡

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射而亦翻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管然

艾與刈同師古曰管茅也音姦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

道讀曰導

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誠秦世之

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

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

縣讀曰懸

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

易以訖翻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譯傳言也夷狄與中

國言語不同故欲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同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不

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

庶獲其利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

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濫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易以政訓

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曰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

遠于願訓

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

德義化之使無訟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師古曰取所擇

用也舍所棄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

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

下十餘歲則大敗

治直之翻

此亡他故矣

亡古無字通下同

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

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濫令

刑罰斲幾及身

幾居依翻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

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胡何也

人主之

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

遠于願翻下同

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

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

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近其新翻

廉耻節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劓之辜不及

大夫

杜預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藍藍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

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

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謂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

齒謂害其齒也斃謂芻馬

所食草記曲禮以足斃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斃千六翻

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笞僇棄市之灋

黥苦昆翻刑音

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僇音罵毛晃曰戮辱也

然則堂不無陞辱被戮辱者不

泰迫辱

師古曰迫天子也

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李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忌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
之藉苴子余翻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禮貌之矣

師古曰禮貌謂加
禮容而敬之也

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以長
繩係之也縲先列

翻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
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于官者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彭榜音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

蘇林

曰知有一
旦之刑

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簠不飾

師古曰簠簠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簠

琕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壹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簠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簠

不飾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簠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簠音軌坐汙穢淫亂男

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故貴罷讀曰疲軟人充翻勝音升故貴

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

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

謹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劔造請室而

請臯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首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

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造上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

師古曰中臯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

而親加刀鋸弛式滿翻盤古戾字音盧計翻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摔

持頭髮也抑按也摔才元翻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度服

曰子者男子美號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

師古曰意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

氣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上設廉

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

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耻遇其臣彼謂戮辱責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

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

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寃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諸獄受刑者亦多有

之史特大
緊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

稱太夫人子不為
列侯不得稱也

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罾罟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罾罟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罾罟獨災也師古曰罾罟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罾罟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罾罟屏也又云罾者復也罟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

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曰梁者浮也愚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疎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梁愚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桑與決梁愚北出者也此梁愚當以舊註為正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

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

侯勃封安陽侯賜封
陽周侯良封東城侯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

悖蒲內翻

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

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當丁浪翻

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

無罪漢枉殺之也

此人少壯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治翻

豈能忘其父哉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

為子偽翻

白公為亂

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

靡而已

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

勝益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劉式再翻利也廐武被翻師古曰言與讎人

俱斃康曰武皮切碎也

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漢

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

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予之衆積之財

予讀此

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

兩柱之間

剽諸吳人為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

正坐之處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

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

少詩招翻

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

方

文穎曰字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達達字字也彗星光芒參參如掃

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文二文無常也占法彗字星多為除舊更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

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引分猶言引決也

昭不肯使

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

斷丁亂翻

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

詩小序曰秦康

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遣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

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

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
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貽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
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